

## 開放文學 – 神鬼仙俠 – 姜尚伐商 第六十二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眾仙與子牙作別，各回山岳而去；子牙同武王、眾將進西岐城；武王回宮；子牙回帥府；大小眾將俟候三日後，下教場聽點。子牙次日作本謝恩，上殿來見武王。姜子牙金幘頭，大紅袍，玉帶，將本呈上。

只見上大夫散宜生接本，展於御案上。

子牙俯伏奏曰：「姜尚何幸，蒙先王顧聘，未效涓埃之報，又蒙大王拜尚為將，知遇之隆，古今罕及。尚敢不效犬馬之力，以報深恩也！今特表請駕親征，以順天人之願。」

武王曰：「相父此舉，正合天心。」

覽表：「大周十三年，孟春月，掃蕩成湯天寶大元帥姜尚言：伏以觀時應變，固天地之氣運；殺伐用張，亦神聖之功化。今商王受不敬上天，荒淫不德，殘虐無辜，肆行殺戮，逆天征伐，天愁民怨，致我西土十載不安；仰仗天威，自行殄滅。臣念此艱難之久，正值紂惡貫盈之時。天下諸侯，共會孟津。蒙准臣等之請，許以東征。萬姓歡騰，將士踴躍。臣不勝感激，日夜祇懼：才疏德薄，恐無補報於涓埃；佩服王言，實有慚於節鉞。特懇大王，大奮乾剛，恭行天討，親御行營，托天威於咫尺，措全勝於前籌，早進五關，速會諸侯，觀政於商。庶幾天厭其穢，獨夫授首，不獨泄天人之憤，實於湯為有光。臣不勝激切倦望之至！謹具表以聞。」

武王覽完表，問曰：「相父此兵何日起程？」

子牙曰：「老臣操演停當，謹擇吉日，再來請駕起程。」

武王傳左右：「治宴與相父賀喜。」君臣共飲，子牙謝恩出朝。

次日，子牙下教場看操，過名點將。子牙五更時分至教軍場，陞了將臺。

軍政司辛甲啟元帥：「放炮豎旗，擂鼓點將。」

子牙暗思：「今人馬有六十萬，須用四個先行方有協助。」

子牙命軍政司：「令南宮适、武吉、哪吒、黃天化上臺來。」辛甲領令，令四將上臺打躬。子牙曰：「吾兵有六十萬，用你四將為先行，挂左、右、前、後印。你等各拈一鬮，自任其事，毋得錯亂。」

四將聲喏，子牙將四鬮與四將各自拈認：黃天化拈著是頭隊先行；南宮适是左哨；武吉是右哨；哪吒是後哨。子牙大喜。令軍政官簪花挂紅，各領印信。四將飲過酒，謝了元帥。

子牙又令楊戩、土行孫、鄭倫各拈一鬮，作三軍督糧官。楊戩是頭運；土行孫是二運；鄭倫是三運。子牙令軍政官取督糧印付與三將，俱簪花挂紅，各飲三杯喜酒，三將下臺。

子牙令軍政官取點將簿，先點：

黃飛虎 黃飛彪 黃飛豹 黃明 周紀 龍環 吳謙 黃天祿 黃天爵 黃天祥 辛免 太顛 閔天 祁恭 尹勛周之四賢、八俊：

毛公遂 周公旦 召公奭 畢公高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騏 姬叔乾 姬叔坤 姬叔康 姬叔正 姬叔啟 姬叔伯 姬叔元 姬叔忠 姬叔廉 姬叔德 姬叔美 姬叔奇 姬叔順 姬叔平 姬叔廣 姬叔智 姬叔勇 姬叔敬 姬叔崇 姬叔安——文王有九十九子，雷震子乃燕山所得，共為百子。

文王有二十四妃，生九十九子，有三十六殿下習武，因紂王屢征西岐，陣亡十六位。又有歸將降佐：

鄧九公 太鸞 鄧秀 趙昇 孫焰紅 晁田 晁雷 洪錦 季康 蘇護 蘇全忠 趙丙 孫子羽 女將二員：龍吉公主 鄧嬋玉

子牙點將已畢，傳令：「令黃飛虎上臺。」

子牙曰：「成湯雖是氣數已盡，五關之內必有精奇之士，不可不防備。當戰者戰，當攻者攻，其間軍士須要演習陣圖，方知進退之法，然後可破敵人。」隨令軍政官抬十陣牌放在臺上：

一字長蛇陣

二龍出水陣

三山月兒陣

四門斗底陣

五虎巴山陣

六甲迷魂陣

七縱七擒陣

八卦陰陽子母陣

九宮八卦陣

十代明王陣

天地三才陣

包羅萬象陣子牙曰：「此陣俱按六韜之內，精演停當，軍士方知進退之方。黃將軍與鄧將軍、洪將軍，你三位走一字長蛇陣。聽砲響變以下諸陣，毋得錯亂。」三將領令下臺走此陣。

正行之際，子牙傳令：「點砲，化六甲迷魂陣。」竟不能齊。

子牙看見，把三將令上臺來，教之曰：「今日東征，非同小可，乃是大敵；若士卒教演不精，此是主將之差，如何征伐！三位須是日夜操練，毋得怠玩，有乖軍政。」三將領令下臺，用心教習。

子牙傳令：「散操。眾將打點，收拾東征。」

翌日，子牙朝賀武王畢，子牙奏曰：「人馬軍糧皆一應齊備，請大王東行。」

武王問曰：「相父將內事托與何人？」

子牙曰：「上大夫散宜生可任國事，似乎可托。」

武王又曰：「外事托與何人？」

子牙曰：「老將軍黃滾歷練老成，可任軍國重務。」

武王大喜：「相父措處得宜，使孤歡悅。」

武王退朝，入內宮見太姬，曰：「上啟母后知道：今相父姜尚會諸侯於孟津，孩兒一進五關，觀政於商，即便回來，不敢有乖父訓。」

太姬曰：「姜丞相此行，決無差失。孩兒可一應俱依相父指揮。」分付宮中治酒，與武王餞行。

翌日，子牙把六十萬雄師竟出西岐。武王親乘甲馬，率御林軍來至十里亭。只見眾御弟排下九龍席，與武王、姜元帥餞行。眾弟進酒武王與子牙用罷，乘吉日辰起兵。

此正是紂王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兵點起號砲，兵威甚是雄壯。

大勢雄兵離了西岐，前往燕山，一路而來，三軍懽悅，百倍精神。行過了燕山，正往首陽山來。

大隊人馬正行，只見伯夷、叔齊二人，寬衫，博袖，麻履，絲條，站立中途，阻住大兵；大呼曰：「你是那裏去的人馬？我欲見你主將答話。」

有哨探馬報入中軍：「啟元帥：有二位道者欲見千歲並元帥答話。」

子牙聽說，忙請武王並轡上前。

只見伯夷、叔齊向前稽首曰：「千歲與子牙公，見禮了。」

武王與子牙欠身曰：「甲冑在身，不能下騎。二位阻路，有何事見諭？」

夷、齊曰：「今日主公與元帥起兵往何處去？」

子牙曰：「紂王無道，逆命於天，殘虐萬姓，因奴正士，焚炙忠良，荒淫不道，無辜籲天，穢德彰聞。今天下諸侯一德一心，大會於孟津，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此予小子不得已之心也。」

夷、齊曰：「臣聞子不言父過，臣不彰君惡。故父有諍子，君有諍臣。今紂王，君也，雖有不德，何不傾城盡諫，以盡臣節，亦不失為忠耳。苟至德至仁在我，何凶殘不化為淳良乎！以臣愚見，當退守臣節，體先王服事之誠，守千古君臣之分，不亦善乎。」

武王聽罷，停驂不語。

子牙曰：「二位之言雖善，今天下溺矣，百姓如坐水火。惟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夫天已肅命於我周，若不順天，厥罪惟均。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逆天不順，非予先王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牙左右將士欲行，見伯夷、叔齊二人言之不已，心上甚是不快。

夷、齊見左右俱有不豫之色，眾人挾武王、子牙欲行，二人知其必往，乃跪走於馬前，攬其轡，諫曰：「臣受先王養老之恩，終守臣節之義，不得不盡今日之心耳。今大王雖以仁義服天下，豈有父死不葬，援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忠乎？」

左右眾將見夷、齊叩馬而諫，軍士不得前進，心中大怒，欲舉兵殺之。

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義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去，眾兵方得前進。

伯夷、叔齊入首陽山，恥食周粟，採薇作歌，終至守節餓死。

子牙大勢雄師離了首陽山，往前正發，行至金雞嶺。嶺上有一枝人馬，打兩杆大紅旗，駐劄嶺上，阻住大兵。哨馬報至軍前：「啟元帥：金雞嶺有一枝人馬阻住，大軍不能前進，請令定奪。」

子牙傳令：「安下行營。」陞帳坐下，著探事軍打探：「是那裏人馬在此處阻軍？」

只見左右來報：「有一將請戰。」

子牙不知是那裏人馬，忙傳令問：「誰人見陣走一遭？」

有左哨先行南宮适上帳應聲曰：「末將願往。」

子牙曰：「首次出軍，當宜小心。」

南宮适領上馬，砲聲大振，一馬走出營前。見一將幘頭鐵甲，烏馬長鎗。南宮适問曰：「你是那裏無名之兵，敢阻西岐大軍？」

魏賁曰：「你是何人？往那裏去？」

南宮适答曰：「俺元帥奉天征討而伐成湯，你敢大膽粗心，阻吾大隊人馬！」大喝一聲，舞刀直取。此將手中鎗赴面交還。兩馬相交，刀鎗併舉，戰有三十回合。

南宮适被魏賁直殺得汗流脊背，心下暗思：「纔出兵至此，今日遇這員大將，若敗回大營，元帥必定見責。」

南宮适心上出神，不隄防被魏賁大喝一聲，抓住南宮适的袍帶，生擒過馬去。魏賁曰：「吾不傷你性命，快請姜元帥出來相見。」又把南宮适放回營來。

軍政官報入中軍：「南宮适聽令。」子牙傳令：「令來。」

南宮适上帳，曰：「末將被擒放回，請元帥定奪。」

子牙聽得大怒曰：「六十萬人馬，你乃左哨首領官，今一旦先挫吾鋒，你還來見我？」喝左右：「綁出轅門，斬訖報來！」左右隨將南宮适推出轅門來。

魏賁在馬上，見要斬南宮适，在馬上大叫曰：「刀下留人！只請姜元帥相見，吾自有機密相商！」

軍政官報入帳中：「啟老爺：那人在轅門外，叫刀下留人，請元帥答話，自有機密相商。」

砲聲響處，大紅寶纛旗搖，只見轅門下一對對都是紅袍金甲，英雄威猛，先行官騎的是玉麒麟，糾糾殺氣；哪吒登風火輪，昂昂眉宇；雷震子藍面紅髮，手執黃金棍；韋護手捧降魔杵，俱是片片雲光。

子牙在四不相上問曰：「你是誰人，請吾相見？」

魏賁見子牙威儀整飭，兵甲鮮明，知其興隆之兆，乃滾鞍下馬，拜伏道傍，言曰：「末將聞元帥天兵伐紂，特來麾下，欲效犬馬微勞，附功名於竹帛耳。末將敢不隨鞭墜鐙，共伐此獨夫，以泄人神之憤耶。」

子牙隨令進營。

魏賁上帳，復拜在地曰：「末將幼習鎗馬，未得其主，今逢明君與元帥，乃魏賁不負數載功夫耳。」子牙大喜。魏賁復跪而言曰：「啟元帥：雖然南將軍一時失利，望元帥憐而赦之。」

子牙曰：「南宮适雖則失利，然既得魏將軍，反是吉兆。」傳令：「放來。」

左右將南宮适放上帳來，南宮适謝過子牙。

子牙曰：「你乃周室元勳，身為首領，初陣失機，理當該斬；奈魏賁歸周，乃先凶而後吉。雖然如此，你可將左哨先行印與魏賁，你自隨營聽用。」

即時將魏賁掛補了左哨。彼時南宮适交代印綬畢。子牙傳令起兵。

只因張山陣亡，飛報至汜水關，韓榮已知子牙三月十五日金臺拜將，具本上朝歌。那日微子看本，知張山陣亡，洪錦歸周，忙抱本入內庭，見紂王，具奏張山為國捐軀。

紂王大駭：「不意姬發猖獗至此！」忙傳旨意，鳴鐘鼓臨殿。百官朝賀。

紂王曰：「今有姬發大肆猖獗，卿等有何良謀可除西土大患？」

班中閃出中大夫飛廉，俯伏奏曰：「姜尚乃崑崙左術之士，非堂堂之兵可以擒剿，陛下發詔，須用孔宣為將。他善能五行道術，庶幾反叛可擒，西土可剿。」紂王准奏，遣使命持詔往三山關來。

使命官至三山關傳：「接旨意。」孔宣接至殿上。欽差官開讀詔旨。

孔宣跪聽宣讀：「詔曰：天子有征伐之權，將帥有闡外之寄。今西岐姬發大肆猖獗，屢挫王師，罪在不赦。茲爾孔宣，謀術兩全，古今無兩，允堪大將；特遣使齎爾斧、鉞、旌旗，特專征伐。務擒首惡，剿滅妖人，永清西土，爾之功在社稷，朕亦與有榮焉。朕決不惜茅土之封，以資有功。爾其欽哉！故茲爾詔。」

孔宣拜罷旨意，打發天使回朝歌，連夜下營，整點人馬，共有十萬。即日拜寶纛旗，離了三山關，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餐渴

飲。在路行程，也非一日。

那日探馬報入中軍：「有汜水關韓榮接元帥。」孔宣傳令：「請來。」

韓榮至中軍打躬：「元帥此行來遲了。」

孔宣曰：「為何遲了？」

韓榮曰：「姜子牙三月十五日金臺拜將，人馬已出西岐了。」

孔宣曰：「料姜尚有何能！我此行定拏姬發君臣解進朝歌。」分付：「可速開關。」把人馬催動前往西岐大道而來。

不一日，至金雞嶺。哨探馬來報：「金雞嶺下周兵已至，請令定奪。」孔宣傳令：「將大營駐紮嶺上阻住周兵。」